# 薊縣話「形容詞+兒+去+了」結構

### 陳鳳霞\*

薊縣位於天津市北部,方言區劃上屬於冀魯官話的薊遵小片。

儲澤祥在《漢語口語裏性狀程度的後置標記「去了」》一文中說到:「『A了去了』的說法主要存在於北京官話、東北官話、蘭銀官話方言區。由於官話方言是普通話的基礎方言,再加上北京的中心地位,『A了去了』的說法已經進入了普通話口語。」<sup>1</sup>

薊縣話不說「遠了去了、好了去了、大了去了、重了去了」,而說「遠兒去了、好兒去了、大兒去了、重兒去了。其中的「兒」不自成音節,需要和前一音節構成兒化音;「去」不再讀本調,而是讀輕聲;「了」不能省去。

「形容詞+兒+去+了」(此結構碼化為「A兒去了」)在薊縣話中極為普遍,是 一個典型的口語句式。那什麼樣的形容詞可以進入這一句式呢?

### 一 形容詞的選擇限制

表絕對性質的形容詞,如「假、錯、橫、豎、紫、褐、粉、中、溫」等,不能 進入這一句式;表示狀態的形容詞也不能,如「通紅、雪白、漆黑、溜圓、棒硬、 悶熱、冰冷、滾燙、噴香、乾冷、乾瘦、紅通通、黑乎乎、糊裏糊塗、瘦了巴幾、 稀裏馬虎、花裏胡哨、嬌裏嬌氣、白不呲咧、黑不溜秋、傻不愣登」等;形容詞的 重疊形式也不允許進入其中。例如「大大、高高;老老實實、漂漂亮亮」等。

大部分的單音節性質形容詞可以自由地使用,雙音節受到限制,比如「大」可以進入,而「高大、寬大、強大、肥大」則不行,「小」可以,而「微小、細小、窄小」就不行。這些雙音節形容詞一般都帶有狀態形容詞的某些性質。從這點也可說明此句式的口語性質。一些較為常用的、口語色彩較濃的雙音節形容詞是可以進入這一句式的,如「著急、後悔、膽小、發愁、害怕、老實、大方、乾脆、乾淨、規矩、糊塗、利索、講理、爭氣、知足、熱鬧、邋遢、好看」等等。

<sup>\*</sup> 天津外國語大學。

ı 儲澤祥:《漢語口語裏性狀程度的後置標記「去了」》,《世界漢語教學》第3期(2008年7月),頁43。

絕對性質形容詞不表示程度義,狀態形容詞、形容詞的重疊形式本身都已內含程度義,說明此結構要求進入其中的成分應具有一定的量幅,或者說應是非定量形容詞<sup>2</sup>,而限制那些表示量點的形容詞。又因為它的口語性質,一些非定量的雙音節形容詞也被排除在外。

在形容詞的選擇限制這點上,儲文認為「『A了去了』裏的A,主要是與空間或時間有關的單音節的性質形容詞,如『飽、肥、胖、乾、暖、好、紅、老、甜、美、香、新、圓』等,一般不能構成『A了去了』」。3 但在薊縣話中,所有這些形容詞無一例外,都可以進入「A兒去了」。另外他還談到「進入『A了去了』的形容詞通常是積極性的,消極性的形容,詞如『小、少、近、淺、矮、細、短、輕、晚、慢』不能進入『A了去了』格式。」4 可是這些形容詞全部都能構成「A兒去了」,可見,薊縣話的「A兒去了」格式更具有包容性。涵蓋的形容詞範圍更廣,限制相對來說要少一些。

### 二 「A+兒+去+了+」的句法功能

#### 2.1 作謂語。例如:

- 1. 這西瓜甜兒去了,不信你嘗嘗。
- 2.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兒去了,我都不會。
- 3. 啥東西都貴兒去了,買不起了。
- 4. 朝他借錢,難兒去了。
- 5. 他天天兒美兒去了,知不道發愁。
- 6. 他們家養的豬肥兒去了,別人就是不行。
- 7. 今年的蘋果便宜兒去了。
- 8. 他家兒子老實兒去了。
- 9. 這家子人乾淨兒去了。
- 10. 我小侄子聽話兒去了。

<sup>2</sup> 石毓智:《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》(北京: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,2001年,第1版),頁135至140。

<sup>3</sup> 儲澤祥:《漢語口語裏性狀程度的後置標記「去了」》,《世界漢語教學》第3期(2008年7月),頁45。

<sup>4</sup> 同上註。

#### 2.2 作補語。例如:

- 11. 他打人打得疼兒去了。
- 12. 他們老丫頭長得矮兒去了,知不道隨誰。
- 13. 今天肉燉得嫩兒去了。
- 14. 西邊雨下得大兒去了,有一指深。
- 15. 别等他了,走得慢兒去了。
- 16. 老三家過日子過得細兒去了,一分錢都算計著花。
- 17. 這女人罵得難聽兒去了。
- 18. 教室打掃得乾淨兒去了。
- 19. 那家子人,日子過得緊巴兒去了。
- 20. 人家屋子收拾得整齊兒去了。

石毓智曾指出:「當程度詞語出現於形容詞之後時,一般不能作定語或構成 『的』字短語」。<sup>5</sup>例如:

好極了→\*好極的東西 難看死了→\*難看死的衣服 暖和多了→\*暖和多的房間 可笑透了→\*可笑透的人 好得很→\*好得很的朋友 悶得慌→\*悶得慌的房間

我們同意儲文對「去了」的定位,「A兒去了」中的「去了」也是表示形容詞程度的後置標記,因此它也不能做定語或構成「的」字短語,只出現於句子層面。例如:

短兒去了→\*短兒去了的繩子 近兒去了→\*近兒去了的道兒 知足兒去了→\*知足兒去了的人 熱鬧兒去了→\*熱鬧兒去了的地方

<sup>5</sup> 石毓智:《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——動補結構的產生及其影響》(北京: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, 2005年, 第2版), 頁349。

### 三 「A+兒+去+了」的句式義和語用義

如果把上邊作謂語的句子和普通話來對應,應該在相應的形容詞前加上表示極高程度的副詞,如「特別、非常」,以示強調;還可以在形容詞後邊加上表示極高程度的補語「極了」;還可以使用「別提多+形容詞+了」這個結構。

這西瓜甜兒去了,不信你嘗嘗。 → 這西瓜特別甜,不信你嘗嘗。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兒去了,我都不會。 → 現在孩子的功課深極了,我都不會。 朝他借錢,難兒去了。 → 朝他借錢,別提多難了。

那麼普通話怎麼表達薊縣話「A+兒+去+了」作補語的情況呢?普通話中的程度補語一般由形容詞的重疊形式充當,或是「形+極了」充當;也可以由「特別/非常+形容詞」充當。

他打人打得疼兒去了。

→ 他打人打得疼極了。

今天肉燉得嫩兒去了。

→ 今天肉燉得特別嫩。

這女人罵得難聽兒去了。

→ 這個女人罵得難聽極了

教室打掃得乾淨兒去了。

→ 教室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
人家屋子收拾得整齊兒去了

→ 人家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的。

「A+兒+去+了」表示的程度極高,從這裏可以看出,也可從對其進行語義否定的程度上得到證明。

A. 天冷兒去了

A. 雪大兒去了

B. 冷啥呀,一渣兒也不冷

B. 大啥呀, 一渣兒也不大

劉叔新在《現代漢語理論教程》「級範疇」一節中論述到:「漢語的級範疇是否存在最高級呢?在北方,有時會聽到『遠了去了』『好了去了』『大了去了』『重了去了』等說法『-了去了』念輕聲,表示所附形容詞指的性質達到很甚的程度。這大體上可看作高於較甚的最高級。不過它只是北方局部地區的方言現象,並沒有在全民範圍內推廣使用開來,也就是說,並非現代普通話中的語法事實」。6

<sup>6</sup> 劉叔新:《現代漢語理論教程》(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1版),頁201。

我們不把此結構看作是最高級的表現形式,因為最高級是和原級、比較級相對照而存在的,而此結構的意義並不是在和同類事物比較。比如「這孩子笨兒去了」,並不是在和別的孩子比較後得出的判斷,而是說話人根據他的標準、經驗、感覺或知識來進行評價,所以帶有很強的主觀性。另外一個人可能就不這樣認為。例如,一個人說「外邊兒雨大兒去了」,另一個說「這還叫大?不大」。

「A+兒+去+了」是說話人對人、事、物做出帶誇張性評價的結構,在說話人心裏,這個性質遠遠超出常態,超出心中已有的預期值,也許可以用葉斯柏森的術語「感情級」(elative)更合適一些。7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看一下。

- 21. 這小子懶兒去了,油瓶兒倒了不扶。
- 22. 她泡兒去了,嘴裏一句真話沒有。(「泡」的意思是「撒謊」)
- 23. 那廠子,工資低兒去了,一個月就仨瓜俩棗。
- 24. 他打人疼兒去了,跟驢踢的似的。
- 25. 我嗓子乾兒去了,都快要冒煙兒了。
- 26. 她脾氣大兒去了,點火就著。
- 27. 你朝她借錢?她小氣兒去了,鐵公雞一個。

這些句子的後半部分,一般都帶有誇張性的或極端狀態的表述,表示形容詞所代表的程度極高。

因為是誇張性的或說是極性評價,所以「A+兒+去+了」沒有否定形式「不/沒+形+兒+去+了」,正如石毓智所說「那些表示程度高的結構,往往只能用於肯定結構」。<sup>8</sup> 比如不能說「東西不便宜兒去了」,「從家到學校不遠兒去了」,「屋子打掃得不乾淨兒去了」。但是我們發現,「聽話、老實、容易、規矩、出息、厚道、講理、知足、好看」等可以構成「不+形+兒+去+了」。可以說「孩子不聽話兒去了」、「這小子不老實兒去了」、「期末考試不容易兒去了」、「孩子慣得不規矩兒去了」、「小夥子不厚道兒去了」,「你說一個大老爺們兒,不講理兒去了。」這可能是因為這類「不+形」在語義上相當於這個形容詞的反義詞,「不容易=難」,「不老實=調皮」,「不講理=蠻橫」等等。其中的「不」不再是

<sup>7</sup> 葉斯柏森:《語法哲學》(北京:語文出版社,1988年,第1版),頁349。

<sup>8</sup> 石毓智:《肯定和否定的對稱與不對稱》(北京: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,2001年,第1版),頁53。

否定副詞,而是一個否定前綴。<sup>9</sup>而「不難受≠舒服」「不傷心≠高興」「不漂亮 ≠難看」,「不便宜≠貴」「不遠≠近」,其中的「不」還是否定副詞,不是否定 前綴。所以不能說「不難受兒去了、不傷心兒去了、不漂亮兒去了」「不便宜兒去 了」「不遠兒去了」。

### 四 「A+兒+去+了」形成的句類

「A+兒+去+了」只用於陳述句、感歎句,不能用於祁使句,也很少用於疑問句,因為「疑問句跟否定句的關係更為密切,表現在肯定程度極低的成分,一般是既能用於否定句,又能用於疑問句」。「A+兒+去+了」沒有否定形式,屬於肯定程度極高的結構,所以也不用於疑問句。有時「A+兒+去+了」會形成回聲問句,當聽話人懷疑或沒有聽清對方所說的話時。如:

a. 俄語難兒去了。

- a. 大集人多兒去了。
- b. 俄語難兒去了?你怎兒還學呀?
- b. 你說大集人多兒去了?

## 五 與「A+兒+去+了」相近的格式及其社會分佈

和普通話一樣,薊縣話中也存在「形+著呢」結構,能夠進入「A+兒+去+了」的成分都能進入其中。在表意上,二者幾乎沒什麼區別,但因為年齡的不同,受教育程度的差別,使得二者的使用頻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。「A+兒+去+了」基本上是老年人和一部分沒離開過農村的中年人在使用,屬於老派的用法。本人是土生土長的薊縣人,有一年暑假回家,聽到一個4歲的小女孩對我5歲的侄子說「我渴著呢」,又說「我餓著呢」,於是我問侄子「我渴兒去了」是什麼意思,他不知道,但他懂「我渴著呢」。我又問姐姐(42歲)說不說「這東西重兒去了」「他厲害兒去了」之類的話,她很猶豫,她明白,但很少說。(姐姐一直在市裏打工)一個來我家串門的媳婦(38歲)在聊天時,她說「綠化久(一種桃子)甜兒去了」,在沒人回應之前,她又說「真的,甜著呢」。(她一直生活在農村)。而據本人觀察,父親(71)和母親(68)一般只用「A+兒+去+了」,他們不說或很少說「A+著呢」。也許慢慢地「A+兒+去+了」就會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。

<sup>9</sup> 沈家煊:《不對稱和標記論》(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3版),頁126。

### 參考書目

陳光:《現代漢語量級語義範疇研究》,南開大學博士論文(打印稿),2003年6月。